

王船山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简论

秦莉萍, 许 泉^①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王船山主张自发秩序、反对国家干预, 彰显了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王船山继承了老子“无为”思想, 认为政府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 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王船山对商人和商贸的作用进行了充分地肯定, 反对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呼吁国内、国际之间实行毫无阻碍的自由贸易。

[关键词] 王船山; 经济自由主义; 自发秩序; 国家干预; 自由贸易; 国家垄断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2-0010-04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肇始于西方且成系统,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当属这一思想的鼻祖。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船山的思想中也蕴藏着深厚而又丰富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资源, 早在清末, 就有学者发现王船山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思想有高度吻合的地方。1906年的《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的“社说”, 将王船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 作者勇立认为王船山的思想“与斯密生计自由之说, 真若无毫发之差者”, 并发出了“卓哉船山! 其殆我国最大之计学家, 而与斯密东西辉映者乎!”^{[1]197}的感慨。王船山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够与经济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相提并论的经济思想? 本文就试从主张自发秩序、反对国家干预以及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垄断这两个方面, 挖掘和探寻王船山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资源。

一 主张自发秩序, 反对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主张自发秩序, 反对国家干预。据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来源于法国的重农学派魁奈等人, 而法国重农学派魁奈等人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则来源于中国的老子, “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魁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 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 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2]16}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2]17}。老子对西方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以孔子、老子思想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 对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老子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3]158}王船山恰恰继承了老子的这一“自由放任”的思想, 他说: “人则未有不谋生者也, 上谋之, 不如其自谋; 上为谋之, 且弛其自谋之心, 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 籍其终不可给, 抑必将改图而求其所以生, 其依恋先畴而不舍, 则固无自毙之理矣。上唯无以夺其自生之力, 宽之于公, 而天地之大, 山泽之富, 有余力以营之, 而无不可以养人。”^[4]王船山的意思就是说, 力农谋生是人的本能, 国家不要对老百姓的个人生活操心太多, 不要担心老百姓自己不能养活自己, 干预和操心太多反而会侵犯老百姓的个人自由, 没有个人自由也就没有“自谋”、“自给”和“自生”。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用行政权力把老百姓的经济生活统统管起来, 其结果是部分老百姓滋生了吃国家“大锅饭”的依赖思想。王船山尽管没有亲身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 但他敏锐而又深刻地看到了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老百姓经济生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王船山主张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去追求自身的正当的、合法的私人利益, 充分发挥其“治生能力”。经济和社会有其自身合理的秩序, 政府没必要代替老百姓思考, “忧人之无以自给也”, 否则压抑了人民的“自谋之心”, 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北魏时, 皇帝为了“勉励”农民勤耕, 下诏书叫

[收稿日期] 2013-03-16

[作者简介] 秦莉萍(1987-), 女, 湖南常宁人, 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州县的父母官“下基层”劝农民种桑种麻,还自以为是学“圣人之道”,北宋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赞扬。王船山在其《读〈通鉴〉论》中针对“魏诏守令劝课农事”一事而大发议论,他说:“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矣。其窳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5]593}王船山在此直言不讳地指出:官员奔走郡县名为劝农,实际上是“伤农”,其结果就是干扰农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而且,官员为了向朝廷显示自己劝农有功,势必“饰美增赋以邀赏”,如此一来,“天下之病尚何言哉”!王船山指出元朝统治者课民种桑也是如此,甚至许多地方本不适宜种桑的,统治者也强迫农民种桑,而明朝统治者又沿袭了这种错误的政策,由此“害极于四百余年而不息”^{[5]594}。官府用行政命令推行一个简单的、标准化的种植方案,其结果是对百姓的折腾,贻害无穷。王船山认为,政府这些从善意出发的所谓德政实质上成了遗害百年的恶政,正如西彦有云: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铺就的。

王船山主张“严以治吏,宽以养民”^[6],反对政府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的“法”去束缚老百姓。老子就曾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3]158},认为规章越多,则社会越不稳定。王船山的思想同老子的这一思想不谋而合,他说:“法严而任宽仁之吏,则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法宽而任鸷击之吏,则民轻犯法,而无辜者卒罹血不可活。”^{[7]120-121}老子还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3]158},王船山对老子的这一思想也高度认同,比如王船山对官府的“垦田令”就持否定的态度,他说:“垦田之不足为守令功,不待再思而知也。田荒而思垦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寝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其能垦与,吏虽窳,不能夺也;其不能垦矣,吏虽勤,不能劝也。”^{[8]283}王船山主张“任其垦而姑不以闻之县官也”^{[8]283},其实就是尊重农民自发的积极性,让农民自由垦荒。王船山还主张人民有自由迁移的权利,官府不应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他说:“邑有逃亡”,朝廷不应“罪其守令”;“邑多新附之民”,也不必“赏其守令”^[9]。这其实就是反对封建政权和封建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和人身奴役,主张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所以,王船山说:“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10]王船山在这里所言的“导之”,即是顺应自然之道,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去发展经济,而不是用繁杂的法令、规章去捆绑老百姓的手脚。顺应自然之道,其实也就是老子所言的“道法自然”,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所言的“自发秩序”。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东方杂志》的

那篇文章中所言:“船山时势,与斯密同,故斯所言,皆奖自由而恶干涉。”^{[1]200}

其实,理解自由的市场经济,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要理解价格,也就是要理解价格是由市场供求规律决定,而不能由政府干预,即使是灾荒之年的粮食价格疯狂上涨,政府也不能用行政手段进行简单、粗暴地干预。王船山对此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和精彩的论述,王船山说:“岁丰谷熟而减其价,则染者座集,谷日外出,而无以待荒;岁凶谷乏而减其价,则贩者杜足,谷日内竭,而不救其死。”^{[11]956}王船山认为灾荒之年,挨饿的人们都希望粮食不要上涨,而政府的一般“俗吏”也希望对粮价进行管制以讨好老百姓,但这种价格管制只会“拒商贾于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益挟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踊贵之利”^{[11]956},只有把价格交给自由的市场,让贩卖粮食的商人都觉得有利可图,才能使“商贾辐揍,民赖以生。”^{[11]957}国家对粮食价格的干预,只能让无利可图的商人远离,从而减少供给,其结果是更多的灾民挨饿。当然,政府用市场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打击囤积居奇,是必要的。

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代经济思想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使社会经济运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使经济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自由放任地发展。王船山在此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的经济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经济思想已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王船山的经济思想,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某些特征。

二 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垄断

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王船山思想中有重农抑商的一面,比如,他称赞汉高帝“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7]122}的歧视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他说:“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7]123}。可见,王船山对商人还是带有浓厚的偏见。他甚至主张:“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12],这种动用国家行政手段干预和打击商人和商业贸易的做法,显然是自由市场的理念相悖的。

尽管如此,同时王船山又有一些重视商人和商业贸易,并且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垄断的思想。受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人的思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不足为奇。王船山认为商人是不可无的,他说:“商贾负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虽过傲民利,而民亦待命焉。”^[13]王船山甚至断定:“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14]530}王船山在这里承认了商人对经济和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认

为了大贾富民,不仅可以周济贫民,而且使栗货流通,所以,他反对政府的官吏假借国家的权力、借口“锄豪右”去侵犯“大贾富民”的利益,认为应该“惩墨吏,舒富民,而后国可得息也”^{[14]530}。王船山所说的“大贾富民”,实际上就是近代市民阶层;他提出的“惩墨吏,纾富民”,就是近代市民要求强烈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属于近代资产阶级经济自由放任思想的萌芽。他还认为:“夫可以出市于人,必其有余于己者也,此之有余,则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其有余,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15]1056}。王船山在这里提出“天下交相灌输”的思想,其实就是主张自由的商业贸易,因为只有这样,人民生活才能提高,国家财政收入才能增加,以致国富民强。

王船山对阻碍自由贸易的国家政策予以坚决反对,如国家到处设置关卡,对商人进行横征暴敛,导致商贾裹足,商品“滞留”。他说:“夫四海之内,有分土而无分民,商旅行焉,以通天下之货贿,可无用关也。而古之为关者,以非常之变,恐为行者之害而讥察之,以使无忧,所以止暴而安商也。乃今之为关也,则暴君敛之,污吏侵之,奸民因起而刻削之,刑罚日加,争夺日甚矣,暴虐商旅而已矣。”^[16]王船山在此主张政府应当为商人提供一个安全、和平的经商环境,并坚决反对掌握国家权力的暴君、污吏对商人的盘剥和侵害。王船山的这一思想,与亚当·斯密关于国家是“守夜人”的思想不谋而合。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垄断着食盐的贸易,也就是对食盐进行专卖。垄断,尤其是官府的行政垄断,是自由市场得以健康发展的天敌。对此,王船山表示坚决地反对,他指出:“以擅利于己,而众害丛集矣。官榷之,不能官卖之也;官卖之,而有抑配、有比较、有增价、有解耗,殃民已亚,则私贩虽死而不惩。”^{[17]901}政府垄断必然造成“徽纆日累于廷,掠夺日喧于野,民乃激而走艇,于是结旅操兵,相抗相杀,而盗贼以起。”^{[17]902}他认为:如果由政府去垄断食盐的贸易,到处设卡,禁止民间自由贩运,只能导致私贩被迫艇而走险,冒死求利,并激起人民的愤怒与反抗。王船山认为应该减少政府官员审查收盐、发盐的环节,使商人有利可图。“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烦,则商既不病。”^{[17]902}王船山还主张政府要消除地区间的贸易壁垒,鼓励盐商进行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和竞争,“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尝无利也。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

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讎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17]902}只要打破政府垄断,盐商彼此之间能够自由竞争,食盐就会供应充裕,盐价自然也就趋于稳定,百姓也就能买到较为便宜的食盐。这些论述,体现了王船山坚决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垄断的思想。

王船山在其《黄书》中描述了中国河山万里、资源丰富、广阔无垠的国内市场,他说:“天地之奥区,田蚕所宜,流肥储聚,江海陆会所凑。河北之滑、宁、睿,山东之青、济,晋之平阳,秦之泾阳、三原,河南大梁、陈、唯、太康东傅于颖,江北淮、扬、通、泰,江南三吴滨海之区,款、休良贾移于衣冠,福、广番舶之居徽,蜀都盐、锦,建昌番布,丽江趁既金碧所自产,岂、管、容、贵稻畜滞积,其他千户之邑,极于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乡焉。此盖以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田夫畦雯盐鲛布褐、伏腊酒浆所自给也。卒有早涝,长吏请蠲贩,卒不得报,稍需日月,道瑾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矣。”^{[14]529-530}王船山在此汪洋恣肆般地描述了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的祖国江山,以及由此形成的纵横交错的国内市场,再一次阐述了其“天下交相灌输”的富民强国思想。王船山在此极力反对富裕的官僚、地主把大量的金银财宝死藏在家中,或穷奢极欲地挥霍一空,主张将多余的财富投入到广阔的市场流通中去,以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王船山的这一思想,对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展的原始资本的增加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王船山不仅意识到商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意识到了财富转化为资本在市場中的重要性。

王船山主张“天下交相灌输”的自由贸易思想,不仅适合国内的自由贸易,同样也包括国际之间的自由贸易、甚至同敌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有明一代,从朱元璋开始就实施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明成祖的时候,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壮举。但明成祖死后,尤其是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明朝开始衰落,“海禁”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朝的“海禁”政策,不仅断绝了沿海靠海外贸易为生的老百姓的活路,而且还逼出了日本海盗,也就是通常而言的“倭寇”。清朝继续实行封关绝市政策,屡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王船山对这种限制自由贸易的闭关锁国的作法,给予了有力的批判,他说:“据地以拒敌,画疆以自守,闭米、粟、丝、桌、布帛、盐、茶于境,不令外背者,自困之术也,而抑有害机伏焉。”^{[15]1056}他认为拒绝互通有无私的国际贸易,是一种“自困”的行为,有些类似于“自我禁运”。他说:“物滞于内,则金钱拒于外,国用不贍,

而耕桑、织丝、采山、煮海之成劳,委积于无用,民日以贫;民贫而赋税不给,盗贼内起,虽于有余者,不适于用,其困也必矣。”^{[15]1056-1057} 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贸易能够创造财富,给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禁止自由贸易,只能使生产萎缩,百姓贫穷。

王船山不仅看到了闭关自守的弊端,他还深刻洞悉到了对外贸易、尤其与敌国进行通商贸易的优越性,他认为:“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15]1057} 王船山支持与敌国人民友好往来,进行自由贸易,这样可以“裕国而富民”、“本固邦宁”,“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15]1058} 所以,他对东晋祖逖与后赵石勒进行军事对立的同时仍与对方开展贸易活动的行为,进行了充分地肯定,他称赞“祖逖立威河南,石勒求与通好,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可谓善谋矣。”^[18] 王船山在此深刻地看到了,与敌国人民进行通商贸易,不仅可以活跃经济,更可以给彼此带来和平。

如果说,王船山主张自发秩序、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与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暗合的话,那么,王船山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闭关自守的思想则与大卫·李嘉图所论述的对外贸易理论有高度吻合的地方。遗憾的是,王船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零零星星、不成系统,只是有感而发,其经济思想终究不能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大师相提并论。但王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又极不发达的古代专制中国,尤其是在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百多年的古代中国,能够在自发秩序与自由贸易这两个重要经济理论问题上提出一些独具慧眼的真知灼见的主张,实属不易。王船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世界,绝对是居于领先水平的。

On Economic Liberalism Theory of Wang Chuanshan

QIN Li-ping, XU Qu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Wang Chuanshan advocated the spontaneous order and opposed to state intervention, demonstrates his economic liberalism thought. Wang Chuan-Shan inherited the “Inaction” theory of Laozi. He thought the government excessive intervention in economy. would produce exactly the opposite results Wang Chuanshan fully confirmed the effect of businessman and trade, opposed to the state monopoly on trade, and called no barrier to free trade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Key words: Wang Chuanshan; economic liberalism; spontaneous order; state intervention; free trade; state monopoly

[参考文献]

[1] 勇 立. 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J]. 东方杂志, 1906,3(10).

[2] 高连奎. 中国大形势[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3] 老 子. 道德经[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4]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19[M]. 长沙:岳麓书社,1988:710.

[5]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15[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6]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8[M]. 长沙:岳麓书社,1988:309.

[7]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3[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8]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7[M]. 长沙:岳麓书社,1988:283.

[9]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22[M]. 长沙:岳麓书社,1988:843-844.

[10]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5[M]. 长沙:岳麓书社,1988:193.

[11]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25[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12]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14[M]. 长沙:岳麓书社,1988:512.

[13]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1 册:宋论:卷 2[M]. 长沙:岳麓书社,1988:72.

[14]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2 册:黄书[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15]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27[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16]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8 册:四书训义(下)[M]. 长沙:岳麓书社,1988:910.

[17]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24[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18] 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 船山全书:第 10 册:读通鉴论:卷 13[M]. 长沙:岳麓书社,1988:469.